

每年的3月8号是我知青生涯的纪念日。1969年的3月8号我离开了上海,开始我的知青生涯,一去就是27年。至今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

我们家兄弟姊妹共五人,大弟是67届初中生,小弟是68届初中生,我是68届高中生,按照当时政策,我们三个人都属老三届,都要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当时插队落户有七个地方,安徽、黑龙江、吉林、贵州、云南、江西、内蒙古,其中江西因为有大米吃是属于照顾的,但我们班江西只有6个指标,在同学推荐中有的推荐我去内蒙古,有的推荐我去江西,到底去哪里始终定不下来。3月3日班主任到我家宣布我去江西,3月8日就要走,时间紧迫,要购买物品准备行装,还得通知远在奉贤的弟弟,家里一下子忙碌起来。当时大弟已经分配在奉贤星火农场,那时

与友人结伴游浙东永嘉。那天脚踩石板路刚进林坑村,路旁一幕手工制作拉面的场景立刻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农家屋前场地上,竖着一人多高、约十来米宽的木质晾晒架,插入横木孔眼的一对对短木杆,密密麻麻悬挂着经隔夜拌水和面、擀面、切制成一厘米粗细的半湿面条。一位村妇从木架一侧拔出一杆挂面,移开一段距离再插入孔眼固定,然后双手挥动面杆,把两杆间面条不断拉伸延展匀细。一位村姑双臂上下左右挥杆的姿态,那串串细密而又互不粘连的面条,恰似织布机上缕缕细丝般绵密,又似深山飞瀑流泻。

我端起相机一

沈复,字三白,是清代文学家,工诗画、散文。他是一位富有高雅生活情趣的人,非常喜欢花草树木,几乎成为癖好。他堆叠假山,栽种树颇有技巧,能把简陋的农家装点得幽静雅致,让人在小小的空间里享受诗意的东方美学。

在农村生活,朴素的院子外面往往有广阔的地方,沈三白在地上挖起一座土山,在山中放置岩石,中间种植花草,栽种梅树为篱笆,原本没有山的平地立刻有了山的意境。又在前栽种生长迅速、容易成林的竹树或梅树稍加屏障,沈三白称其为“大中见小”。朴素的院子里面,沈三白把院墙筑成凹凸起伏的形状,种上藤蔓,使其爬满墙头,镶嵌大石块,在石上镌刻碑

元宵灯谜
张文元
燕窝全靠唾液粘
(四字财会用语)
昨日谜面:金币
(京剧)
谜底:《黄一刀》
(注:金,扣“黄”;刀,古币名)

通讯很不方便,怎么通知大弟弟很费心思,最后爸爸和小弟借了两部自行车决定骑车到奉贤星火农场接大弟回来,大弟听说我要去江西,当时就大哭了一场。而得知我将去江西,我妈妈更是不舍得,急得生病住进了医院。难受的还有我家保姆,这个老保姆在我哥哥出生时就来到我家,20多年来我们已经把她当作自己人,称她奶奶。奶奶当时已68岁,她对我们这些孩子的感情是很深的,听说我要走,保姆一直在流泪。

父亲是厂里消防队队长,平时很少回家。那几天他几乎天天回来。出发前,父亲跟我谈了很久,意思就是说你一个人到江西去,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又是一个姑娘家很不放

村妇晒面
顾耀佐

午间强侧逆光凸现细密面条的通透质感,终于抓拍到一幅构图动态还算比较满意的照片。为感谢村妇对不速之客们追拍的默许,临走我们还向她买了好几斤这种口味清爽的手工面条呢,这种手工面条还真好吃呢!



沈三白植树雅趣
段慧群

铭。在屋里推开窗子,窗下就是“山崖石壁”,好一派险峻之美!沈三白称其为“小中见大”。院子里,沈三白在看似景色穷尽的地方设一屏障,屏障后装点上特别的景致,使人转过屏障便觉豁然开朗。沈三白又在轩阁内设置壁橱一样的小门,轻轻推开,就能通达其他院落,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沈三白称其为“虚中有实”;沈三白在封闭的院墙上开设一扇小门,旁边栽种竹林加以掩映,好像是另有景色,实际上已经山穷水尽了,或者在墙头设置比较低矮的围栏,像是月台,却是虚像,沈三白称其为“实中有虚”。

沈三白出身于幕僚家庭,曾以卖画维持生计,他与妻子陈芸伉俪情深,愿意过一种布衣蔬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因遭家庭变



3月8日令我刻骨铭心
柏万青

心。在我整理行李时交给我一把匕首,说是用于防身,还教我对付坏人绝招。父亲的这番话曾经让我久久难眠。我手里面有一本地图册,翻开地图看着江西的那一页就发呆,我也不希望让家里人为我担心,但是未来的路是什么样的谁也不清楚。

正是在这种心情之下,才有了我始终难忘的一次家庭会议。这次家庭会议情绪是浓重的,一种离别之情弥漫在整个房间里,全家都很压抑。不知是谁开始了抽泣,抽泣声一点点的放大,到后来就是我们全家人的痛哭,那种压抑许久的哭声至今想起来也还是心里隐隐作疼。

3月8日终于来了。那天我早早吃了早饭,先上医院跟妈妈告别,妈妈还没有意识到我将出远

阵猛拍,又赶紧绕到农妇一侧蹲下仰拍,用大光圈突出主体虚化背景,以深色背景烘托、以



故,夫妻曾旅居外地,历经坎坷。他们在农村住着简陋的房子,“一带粉垣,数楹精舍,翠竹掩映”,小小“园林”给他们带来了快乐,让他们的心灵得到痊愈。梅树花开花落,小小“园林”呈现着四季的风景,体现着时间的延续,让他们感悟着生命的进程。可以看到这么好的山石树木花草,他其实在提醒自己,生命不论得意与失意,都可以过得很快乐,仍可体会到他那隽永的闲情雅趣!

今年年初四早晨,我把院子里放爆竹的一地红屑扫起。

回到房里坐下,我打开电脑,很快,房间里响起了清亮的笛声,我爱听民乐,尤爱笛子。这癖好有些年头了。

我旧居的那条街上,经常听得到乐声。上世纪60年代初时,弄堂里吹笛子的人真不少,但大家公认,周家的老三水准最高。他在民族乐器二厂上班,据说他曾为陆春龄制笛。

周家老三是男孩,高高大大,团脸大耳——总让我想到王少堂的扬州评话《武松》里武二郎的相貌。我刚进中学的那两年里,只要礼拜天,他会吹上一个上午或下午。广式房屋,楼层上下是很逼仄的,脆亮的笛声如在耳畔,听起来似鸟儿吐舌,旋律灵动。我趴在阳台上听着发呆时,就想到了一百零八将中的“铁叫子”乐和。

周家老三结婚后,乐器厂给他分配了房子,住到闵行去了。我在楼上,也就听不到他爱吹的

门。我强颜欢笑地跟妈妈敷衍了几句后道别,走出医院大门,我忍不住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哭了一会儿,我来到学校,这时已经来了不少欢送我们的同学。那时同学之间男女生分得很开,互不讲话,这天大家破天荒地相互道别。然后上了学校为我们准备的大巴,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公交车。汽车缓缓开出校园,这时沿途马路两边都站满了欢送的人群,他们舞动着旗子或帽子,我们有点像光荣赴战场的战士。偶尔被人群中的熟人发现,马上就会引起一阵骚乱和哭声。到了火车站,哥哥、弟弟和妹妹都来送我,平时天天在家里大家没什么话可说,这两天他们的话特别多,总是重复着那几句:你要当心哦,到了江西要写信哦,家里事你放心等等。一会儿汽笛声响了,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所有的

去年腊月,儿时的伙伴约我回乡。他在电话中诡秘地说:“让你享受一下特殊的娱乐……”我问他,他不明说,只能留待年后的正月验证了。

钻到草堆后面——他的秘密藏在草堆里。

他打开一个口袋,把里面的东西往外倒。铁环、鸡毛毽子、瓦片、陀螺、链条枪、纸翻子——这些三十多年前的玩具虽简单,却能勾起我无尽的盎然生趣。

时光仿佛回到了三十多年前,我也看到了三十年前的我和同伴。那天,我们又开始玩了,先滚铁环。一只简单的铁环,一只弯钩推它,手握弯钩的手柄往前滚。没有技术,铁环滚几圈就倒地。熟练后,铁环在弯钩的控制下,弹跳前行,飞越水沟和障碍,滚滚向前,煞是有趣。我们又成了昔日高手。

瓦片是用来“跳田”的。一块破瓦,在松软的平地上划出数块连成一片的方格,方格就是“田”,单脚将瓦片从每块“田”里铲过,不压线不出界,一圈回来,就有了“买田”的资格。这时,心仪哪

块“田”,将瓦片抛过去,你就拥有了一块“田”,你就是“地主”了,一块一块地买,让你成为越来越大的“地主”,最后的输赢取决于谁是最大的“地主”。

纸翻子是将一张纸折叠成方块,正面呈X状。自己的翻子放地下,别人的翻子以此为对象砸下去,翻过来就被别人赢了去,翻不过来就有了砸别人翻子的机会。这游戏,曾教会了我们斗智斗勇。

玩着玩着,忽然看到,谷场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围上来,老太太们咧着没牙的嘴正笑得欢。伙伴停下来,说,我们玩“斗鸡”吧。我们把羽绒服脱下扔上了草垛,架起右腿至左腿膝盖上,用三角状的右腿去攻击对方,直至人仰马翻。

离开前,我嘱咐伙伴:“把这些宝贝收好了,明年正月再来玩。”

几天前,接到伙伴电话,伙伴说,春夏之交再回乡,再玩一些特殊娱乐。我一听乐不可支。这次他没有一味卖关子,而是说:“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捉泥鳅、钓黄鳝、罾虾子……”

人就像决堤的洪水,一下子哭声一片,火车徐徐开动着,人群也跟着火车奔走,一直到看不见他们,我们在车厢里继续哭,一直哭到杭州才停下来。

带着对上海的眷恋,带着对家人的思念,我离开了土生土长的故乡,宣告着我不再是一个在父母呵护下生活的小孩子,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当然我也没有料到这一别就是27年。尽管知青生涯让我经历着那么多的劳苦、磨难,也受到过那么多的挫折与失败,但我们更多是得到。因为正是这段过去未曾有过,今后也不可能有的经历造就了我们忍辱负重、朴实真诚的人格,勤劳刻苦、自强不息的品德,热情豪爽、泼辣大方的性格,这本身就是珍贵的无形资产。它使我们回到上海后无论承担什么工作都是那么的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虽然我现在已经回到了上海,但对知青生涯的情感却从来没有因离开而淡忘,这种感情深刻在心里一辈子也不会忘。

块“田”,将瓦片抛过去,你就拥有了一块“田”,你就是“地主”了,一块一块地买,让你成为越来越大的“地主”,最后的输赢取决于谁是最大的“地主”。

纸翻子是将一张纸折叠成方块,正面呈X状。自己的翻子放地下,别人的翻子以此为对象砸下去,翻过来就被别人赢了去,翻不过来就有了砸别人翻子的机会。这游戏,曾教会了我们斗智斗勇。

玩着玩着,忽然看到,谷场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围上来,老太太们咧着没牙的嘴正笑得欢。伙伴停下来,说,我们玩“斗鸡”吧。我们把羽绒服脱下扔上了草垛,架起右腿至左腿膝盖上,用三角状的右腿去攻击对方,直至人仰马翻。

离开前,我嘱咐伙伴:“把这些宝贝收好了,明年正月再来玩。”

几天前,接到伙伴电话,伙伴说,春夏之交再回乡,再玩一些特殊娱乐。我一听乐不可支。这次他没有一味卖关子,而是说:“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捉泥鳅、钓黄鳝、罾虾子……”

今年2月22日对于阿根廷来说是个灾难的日子,这一天上午8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铁出了重大伤亡事故。因为2月18日到21日是阿根廷全国四天的小长假,22日正是上班的第一天,我那天在用早餐时就听到外面救护车鸣号声此起彼伏,不知何事。随后外出游览时就遇上全城大堵车,当时还以为是上班首日的拥堵。当天晚上我经30多小时的辗转飞行于24日傍晚到达上海后,才知道阿根廷首都出了大事。

将近一个月的南美之旅行将结束,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最后一站。21日晚同伴们邀我去看探戈表演,我谢绝邀请,我想去看一看地铁。布宜市地铁始建于1900年,1913年全线通车,具有百年历史的地铁应该有其风韵犹存的一面。好在离宾馆不远处就有地铁口,很不起眼,人行道上围杆一栏下楼梯就是。在售票处的示意图上了解到市内有6条线,四横二纵,可互相换乘。不管路途远近每票均2.5比索(不到人民币4元)。这是B线的Carlos Gardel站,我选择了去西边的终点新港方向。

南半球夏至早晚温差很大,此时已有丝丝凉意。可我下到站台却闷热异常,地铁内没空调。双向轨道用广告牌隔开,两边是站台,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广告和涂鸦。稀稀拉拉地散在站台上的略带倦意的乘客。有一位南美姑娘正忘情地边弹吉他边唱歌,旁若无人,地上琴套内有几枚硬币。对面站台上有个男子在拉大提琴,还接了个音箱,声音和旋律都有点怪异。

列车轰隆轰隆地驶来,大约有五六节,车厢短小老旧。近车厢更热,车顶一排嵌入式风扇开足也不足以排热,两边车窗都往上打开通风。两排靠窗的座椅是紫红丝绒面的软沙发,还备添热感。车厢内来过两拨卖艺人,一个小孩玩三抛球,一青年坐在方木鼓上敲节奏。很少有人给钱,表演结束,全车厢的人都有礼貌地报以掌声,卖艺人也不强索,鞠躬后去下一节车厢。

终点站因是港口,上地面后便觉风很大,温度一下降了好几摄氏度。这时已过10点,路人很少,灯光黯淡,我停留片刻便原路返回。站台上的人更稀少了,姑娘还在弹唱,男子依旧在拉琴,百年站台弥漫着幽幽的乐声,仿佛是在感叹驰去的岁月,也宛若老祖母在絮叨着陈年往事。幽幽的乐声同样也没有预料到即将来临的噩运。

回沪的第二天,我在网上搜索事故相关信息。同时也看到一条发自事故前的消息,原来阿方早已向中国定购新的城铁车厢,用明亮舒适的中国车厢来替代老旧的车厢,装新车厢的船中旬已出发,一个多月后就将到达阿根廷,届时百岁的地铁管道里会流动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全新血液,但愿这消息能给哀伤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民们带去些许安慰。

据报载,上海的实体书店因租金昂贵而举步维艰,一些个体民营书店更是不得不与爱书者拜拜了。

我们小区的老李与黄先生都是《书迷》,他们一直以去书店淘书为乐事,而反对子女去网购,他们说:『我们年轻时爱书的习惯,就是逛书店养成的。他们认为,书店的产品较为丰富,书店的气氛也让人很温馨,随手翻阅,可以有意外的惊喜。而网上购书说是方便,但一个书名难能唤起购书欲。实体书店退出市中心这是一个文化倒退的表现。这两天碰到老李与黄先生,他们喜形于色,原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将把二〇一二年列为

《公共文化服务年》,并用五百万元定向支持实体书店,这对广大书迷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

由此还让我想到,我们的书店经营可以采取多样化经营形式,比如上海影城内就有一个实体书店,多年经营相当不错,其他有条件的影院是否也可以仿照经营呢?还有我们各区的图书馆是否也可开拓借书之外的卖书业务,各区图书馆定点供应学术、旅游、艺术之类的书籍,以饕餮者之需。

总之,大家为实体书店想想办法,使淘书再成为上海的新气象。

中国的词牌:浪淘沙、念奴娇、蝶恋花……

至今我很感谢9号里的那个青年,70年代末的那一年里,有了他这新一代的笛手,才有了弄堂里飘扬的笛声。笛声里,生活一扫日常的慵懒而充满希望。

我们的先人,留下了几多美好的事物,笛声可谓是林中一木。生活的长河中,曾有过形形色式的光怪陆离。可是,也有周家老三,有9号里的青年,有陆春龄、俞逸发……和他们的笛声。正是有了笛声,有了这一似醴泉的乐声,它生动映射出美与善的光彩。

上海的石库门建筑,正逐一消失,广式房子,也渐行渐远。我只要想听笛子曲,随时可以打开电脑,上网或放CD。但很奇怪的,我总盼望能听到不期而遇的笛声,那种满含纯粹的喜悦和真正感动的笛声,就仿佛上苍给我的礼物。

为此,我时不时地会寻访我的旧居,怀着那种莫名的希冀。

阿根廷的地铁

许家树

查一路

儿时玩具多快乐

